

# 把衍生作品視為一種文學來世： 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 衍生詩作

詹閔旭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中文摘要

一般談到文學來世，往往側重文學作品的翻譯或跨媒介改編。這一篇文章擬分析衍生作品作為一種文學作品的來世，開闢嶄新的論述空間。本文挑選楊牧（1940-2020）〈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及其衍生詩作為個案。1984 年，楊牧創作一首〈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談及省籍情結、認同掙扎、族群融合等議題。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0 年以後，我們反覆在社群媒體讀到楊牧這一首近四十年之前的詩作，甚至出現不少致敬這一首詩的衍生詩作，如洪崇德（1988-）〈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廖偉棠（1975-）〈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此詩並非楊牧唯一一首展露社會關懷的作品，更非台灣詩壇唯一社會詩，卻唯獨此詩備受討論，產生大量衍生作品，值得深入研究。這一篇文章的討論重點有二：第一，梳理這一首詩衍生作品的創作背景。第二，比較不同衍生作品所呈現的正義觀。

關鍵詞：楊牧、文學來世、干禧世代、衍生詩作、正義

# **Derivative Works as a Form of a Literary Work's Afterlife: On Derivative Poems of Yang Mu's "Someone Asked Me about Question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Zhan, Min-X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When discussing the afterlife of literature, the focus often falls on translation or cross-media adaptations of literary works.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derivative works as a form of a literary work's afterlife, thereby opening up new avenues for discourse. It selects Yang Mu (1940-2020), "Someone Asked Me about Question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its derivative poems as a case study. In 1984, Yang Mu composed a lengthy poem titled "Someone Asked Me about Question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which delved into themes of provincial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struggle, and fusion of ethnicities. Interestingly, since 2010, we have consistently come across Yang Mu's poem from nearly forty years ago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Moreover,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derivative poems paying homage to this particular work, such as Hong Chong-De (1988-), "I Want to Ask You Question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Liu Wai-Tong (1975-), “Someone Asked Me about Question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gain.” While this poem is not Yang Mu’s sole expression of societal concern, nor is it the only social poem in the Taiwanese poetry scene, it has generate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derivative works that deserves in-depth examination.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wo-fold: first, tracing the background of derivative works of Yang Mu’s poem, and seco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discourses of justice presented in these derivative works.

**Key words:** Yang Mu, Literary Afterlives, Millennials, Derivative Poems, Discourse of Justice

# 把衍生作品視為一種文學來世： 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 問題〉的衍生詩作\*

## 一、文學來世的諸多面貌

「文學來世」(literary afterlives)是埃爾(Astrid Erll)提出的觀念。文學來世說嘗試把文學作品理解為文化記憶資產。它關切一部作品所具備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或「文化自傳」(cultural biography)，且試圖突顯文學作品生命型態的變化<sup>1</sup>。面對文學式微年代，文學來世盼能思索文學作品如何煥發生機，尋求更大的受眾，以期賡續自身生命的契機。埃爾梳理出三種探討文學來世的方法論，深具啟發性，可作為探討文學新生命的切入點。這三種方法學分別包括：(一)社會觀點：強調不同社會情境和不同世代通常採用迥異方式詮釋同一文本，賦予文學作品截然不同的來世面貌；(二)媒介文化觀點：勾勒文學作品和不同媒介之間的互文、改編、重寫；(三)文本觀點：剖析文學作品究竟具備何種文本特質，導致它可持續發揮影響力，而另一些作品卻終究被遺忘(*Memory in Culture*，頁166-168)。

\* 這一篇論文初稿〈為什麼是〈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於2023年9月22日宣讀於楊牧研究中心與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主辦「楊牧國際研討會」會議。感謝在場邱貴芬、須文蔚、楊家嫻、解昆樺、林宇軒、蕭宇翔等人的建議。

<sup>1</sup> Erll, Astrid, Sara B. Young trans., *Memory in Cultur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68. 為清耳目，以下引文皆直接於內文末括弧標示書名 *Memory in Culture* 及頁碼。

不過，我發現目前論及文學來世，學界往往側重文學作品的跨媒介改編或翻譯。以我參與主編的《臺灣文學的來世》論文集為例，我發現該書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篇章關於文學的跨媒介改編，涉及媒介包括電視劇、紀錄片與遊戲等範疇。這些篇章嘗試思考「文學如何因影像化、跨媒介改編、再創作能夠嶄新新的生機」<sup>2</sup>。跨媒介改編儼然成為當代討論文學作品生機的主要切入點。文學外譯則是另一種促成文學轉生的策略。台灣政府自五〇年代便投入外譯工作，藉此提高台灣文學的國際空間。邱貴芬指出，外譯讓文學作品「在新環境裡找到新的生命方式」<sup>3</sup>，儘管小文學作家需要克服不少挑戰，諸如文學資源貧瘠、遙遠、落後和能見度低的限制。

這一篇論文希望把衍生作品視為一種文學來世的型態，這是以往沒有被談過的面向，藉此關拓全新的論述空間。埃爾強調，文學作品如同記憶一般，它曾經存在，但也可能遭到遺忘而消逝，因此我們必須「追問某一些文學作品是否具備持續性影響力的問題，它們如何能夠『繼續存在』，並對讀者產生意義，以及它如何參與社會、文本和跨媒體的複雜交會的動態過程」（*Memory in Culture*，頁168）。順此論述邏輯，如果我們同意文學作品是一種記憶，當我們把衍生作品納入文學來世的討論範疇，我們討論的就是同一語言內部（有別於翻譯的跨語實踐）與同一媒介內部（有別於跨媒介改編）的讀者，如何以文學方式繼承台灣文學記憶。

## 二、啟動楊牧詩作的來世

楊牧（1940-2020）〈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正好屬於一再被重讀、改寫、流通的作品，提供檢視單一詩作文學來世運作的經典案例。1984年，楊牧創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談及省籍情結、認同掙扎、族群融合等議題。

<sup>2</sup> 謝欣芬，〈影像啟動文學的來世：當代臺灣文學紀錄片的三種路徑〉，收於陳芷凡等主編，《臺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頁150。該書收錄的文學作品跨媒介改編的篇章不但為數眾多，且涉及面向廣泛，包括電視劇、紀錄片、遊戲等，見該書的輯二。除此之外，當代另一大顯學是文學作品的跨國翻譯，可惜該書並未收錄相關論述。

<sup>3</sup> 邱貴芬，《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年），頁14。

楊牧一生交出不少傑出詩作，但如果要說楊牧近十年最知名的詩作，恐怕便是〈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每當台灣湧現社會運動，我們總可以在社群媒體反覆讀到網友引用楊牧這一首近四十年之前的詩作。誠如崔舜華提到：「每逢到現實公平與人之罪愆相互扞格的時候，我們於是想起要再讀一次楊牧。」<sup>4</sup>此外，根據台灣知名現代詩平台「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的後台統計資料，〈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在該平台獲得瀏覽次數第十二名的好成績，成為楊牧在該平台點擊率最高的作品<sup>5</sup>。尤有甚者，這一首詩更產生不少致敬這一首詩的衍生詩作，如洪崇德（1988-）〈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廖偉棠（1975-）〈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皆可看見和楊牧此詩的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ty），這是台灣詩壇非常罕見的現象。何以這一首詩的影響力如此巨大？此詩並非楊牧唯一一首展露社會關懷的作品，更非台灣詩壇唯一社會詩，為何唯獨此詩備受討論？後輩詩人又是如何改寫楊牧原詩？這些問題值得更進一步梳理。

這一篇文章擬討論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衍生詩作，尤其聚焦詩作所涉及的正義觀。這篇文章指的衍生詩作主要受到埃爾「文學來世」觀點的啟發。以埃爾的看法來說，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啟動來世，其中一個關鍵在於作品本身所蘊含的可實現（actualizable）價值（*Memory in Culture*，頁 167-168）。而我主張，正義觀就是楊牧這首詩獲取文學來世契機的關鍵。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之所以廣受當代社會共鳴，有兩大原因：首先，篇名的公理和正義呼應台灣社會八〇年代以後朝向民主、自由、抗威權的思維，詩作題目設定易引起共鳴。其次，儘管楊牧詩作本身並未針對公理和正義提出具體回應，但其較為疏離的立場反倒留有一些批評與對話空間，一方面讓原作與衍生詩作之間拉開對話、辯論、針鋒相對的餘地；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仔細梳理不同作家世代對於正義迥異的理解。

<sup>4</sup> 崔舜華，〈有人一生都活在你的陰影裡——念有貓貓的楊牧〉，（來源：[http://p-articles.com/critics/1444.html?fbclid=IwAR2aLQF11bN6GBGM85yzoxKHd9itwTdtC-U5bLHJDCh\\_AyMQXKQYgDmwtDA](http://p-articles.com/critics/1444.html?fbclid=IwAR2aLQF11bN6GBGM85yzoxKHd9itwTdtC-U5bLHJDCh_AyMQXKQYgDmwtDA)，2023 年 11 月 5 日）。

<sup>5</sup> 林宇軒，〈臺灣當代網路詩社群研究：以「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為例〉，《臺灣詩學學刊》第 39 期（2022 年 5 月），頁 31。

這一篇文章的討論重點有二。第一部分，我打算梳理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衍生詩作，並且分析這些詩作出現的時代背景與特色。第二個部分則分析這一首詩的關鍵詞「公理」和「正義」如何折射出當代社會的關懷與核心價值，同時比較不同改寫作品所呈現的正義觀。總的來說，這一篇文章希望跳脫楊牧作品本身的分析，也超越比較研究的論述框架，轉而從這一首寫於八〇年代詩作後續啟動的文學來世，總覽楊牧詩作綿長而充滿變化的生命型態。這一篇文章期望從一種另類影響論研究帶出楊牧在當代台灣文學的位置，期望能對台灣的楊牧學提供新的研究面向。

### 三、楊牧學與影響研究

楊牧是當代台灣文學最具影響力的詩人。林宇軒在《吹鼓吹詩論壇》五十一號策劃「台灣當代詩人之影響調查」，他邀請活躍於台灣當代詩場域中的詩人與學者，分享他們創作歷程裡主要受到哪一位詩人的影響，藉此勾勒當代台灣詩壇最具影響力的詩人。這一份調查共蒐集三百份有效問卷，受訪者包括不同性別，亦橫跨不同世代（出生年自 1920 年至 2009 年），無疑深具參考價值。根據林宇軒的統計結果，台灣最具影響力的詩人是洛夫和楊牧，兩人皆被提及九十八次，並列第一<sup>6</sup>。另一項證據來自「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官方網站。「每天為你讀一首詩」是 2014 年創立以分享台灣現代詩為主軸，同時也分析國外翻譯詩作的平台。營運團隊為台灣年輕一代現代詩愛好者。他們會挑選一首詩作進行全文分享，同時搭配深入淺出的講解，幫助網路使用者更加深入理解詩作意涵。該平台目前收錄兩千多首詩作，根據部落格網站「Blogspot」網頁右邊欄位的作家標籤（#Tags）統計資料，詩作刊登數量最高的前三名作家依序是楊牧、鯨向海（1976-）、葉青（1979-2011）與夏宇（1956-）（兩人並列第三）<sup>7</sup>。耐人尋味的是，第一名楊牧所

<sup>6</sup> 林宇軒，〈「臺灣當代詩人之影響調查」結果表格〉，《吹鼓吹詩論壇》第 51 期（2022 年 12 月），頁 183。

<sup>7</sup> 實際上，文學小屋、葉青、夏宇這三個標籤都各有二十八首詩。但文學小屋為林宇軒規劃的專案，因此不列入前三名標籤。不著撰者，〈每天為你讀一首詩〉，（來源：<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4 年 12 月 5 日）。

收錄的詩作高達一百零一首，是第二名鯨向海所收錄詩作（三十六首）差了三倍之多，楊牧的影響力可見一斑<sup>8</sup>。

然而，目前還缺乏有關楊牧及其詩作影響力的充分研究。學界有不少楊牧受惠於西方與中國文學傳統影響的相關討論，「把楊牧視為被影響對象」是目前楊牧影響研究的主流<sup>9</sup>。相形之下，「把楊牧視為影響來源」的深入研究則非常罕見，目前僅有年輕一輩作家講述楊牧作品帶給他們文學啟蒙的回憶型散文或訪談<sup>10</sup>，但這些文章均屬於散論，缺乏嚴謹全面性的分析。誠如須文蔚所言，楊牧身兼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評論家、編輯與出版人等多重身分，更是文壇典律守門人，但「楊牧在文學社會學上的影響力，還有待更進一步的挖掘與探索」<sup>11</sup>。

目前楊牧的影響研究以奚密〈楊牧：台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最具代表性。奚密在〈楊牧：台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提出「Game-Changer」來評析楊牧於華語現代詩壇的地位。她主張，楊牧引領新的美學品味，此品味不只在楊牧本身的作品可見，亦反映於楊澤（1954-）、羅智成（1955-）等受到楊牧深厚影響的後進詩人身上，形成所謂的楊派風格<sup>12</sup>。須文蔚〈楊牧臺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討論楊牧帶給香港文壇與作家的影響<sup>13</sup>。尤其是八〇年代之後，黃麗明（Lisa Lai-Ming Wong）、陳智德、王良、鍾國強撰寫多篇楊牧詩論，展現楊牧作

<sup>8</sup>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網站之所以收錄如此多楊牧詩作，其中一位網站編輯利文祺扮演居功厥偉的角色。除此之外，該平台也和國立臺灣大學鄭毓瑜教授的「楊牧詩文選讀」課程合作，邀請曾琮琇、許嘉瑋、林餘佐、李蘋芬、郭哲佑和利文祺等詩人，替楊牧詩作撰寫多篇賞析文章。

<sup>9</sup> 這一方面的論文眾多，僅列舉出近三年的研究，藉此標示此研究取徑仍屬主流。陳正芳，〈葉珊與羅卡的抒情共振：以《西班牙浪人吟》為本的跨文化研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36期（2023年4月），頁49-51、53-84。石曉楓，〈從大肚山到西雅圖：楊牧散文的浪漫主義巡禮〉，《政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22年12月），頁179-207。陳俊啟，〈尋找終極的精神故鄉：楊牧文學觀中浪漫、現代、古典及傳統的融會〉，《成大中文學報》第79期（2022年12月），頁195-232。奚密，〈鐫琢之名：楊牧詩中的希臘與羅馬〉，《台灣文學學報》第37期（2020年12月），頁3-35。余佳燕，〈論楊牧譯洛爾伽詩的動機及意義〉，《台灣文學學報》第37期（2020年12月），頁103-122。

<sup>10</sup> 楊牧逝世之後，出現不少回憶性文章，論及楊牧的影響力。其中面向最完整者可參考：葉步榮等著，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台北：時報，2020年）。

<sup>11</sup> 須文蔚，〈楊牧學體系的建構與開展研究〉，《東華漢學》第26期（2017年12月），頁229。

<sup>12</sup> 奚密，〈楊牧：台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台灣文學學報》第17期（2010年12月），頁22-24。

<sup>13</sup> 須文蔚，〈楊牧臺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東華漢學》第32期（2020年12月），頁364-368。

品在香港的接受與詮釋。楊牧本人亦多次擔任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審，標示他在香港文壇的地位。袁仁健〈再造現代散文：從文體規範論楊牧編選《現代中國散文選》的範式建構與影響〉則跳脫上述兩篇從楊牧作品分析，轉而以楊牧擔任散文選編輯的角度，論述楊牧的散文觀如何折射在他的選文和選輯架構，同時也對後起學者的散文觀點產生不小的影響（無論是贊成楊牧觀點，或反對之）<sup>14</sup>。

上述研究文獻勾勒楊牧作為影響來源（而不只是影響對象）的初步風景，但楊牧影響研究仍有不少論述空間。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奚密討論的楊澤和羅智成皆是五〇年代出生的作家，但根據前述林宇軒的詩人影響力統計，楊牧在 1928 年至 1959 生的作家世代只拿到第七名，但他在 1960 年至 1979 年、1980 年至 2004 年生的作家世代皆拿到第二名<sup>15</sup>。換言之，楊牧的影響主力在 1960 年至 2004 年這一段時間出生的作家，不只是奚密討論的五〇年代出生的楊澤和羅智成。這一部分有必要再進一步開發。

方法學的部分，我捨棄影響焦慮、互文性研究等論述取徑，而選擇採用埃爾的文學來世說。影響焦慮研究主張即便作家窮盡一生也力圖超越帶來顯著影響力的前輩作家，至死方休<sup>16</sup>。互文性理論則強調任何一個文本不是孤立產物，而是既有眾多文本的重新組構（a permutation of texts），細膩勾勒出不同文本之間的隱蔽關聯性<sup>17</sup>。上述這兩種論述取徑形成強烈對比，前者突顯作品的對立關係，後者關心作品之間的緊密連結，皆不免過猶不及。相形之下，文學來世說則以一種既競爭、又親密的關係理解作品之間的勾連。文學來世說把文學作品視為一項需要予以傳承的文化記憶資產，強調文學作品出版之後如何被後代讀者接受、討論、改編、經典化（*Memory in Culture*，頁 167）。舉例來說，英國文壇重覆搬演莎士比亞戲劇，甚至改編成不同媒介形式，這不宜被簡化為不同作品之間具備互

<sup>14</sup> 袁仁健，〈再造現代散文：從文體規範論楊牧編選《現代中國散文選》的範式建構與影響〉，《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40 期（2019 年 5 月），頁 137-140。

<sup>15</sup> 林宇軒，〈「臺灣當代詩人之影響調查」結果表格〉，《吹鼓吹詩論壇》第 51 期（2022 年 12 月），頁 184。

<sup>16</sup>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5.

<sup>17</sup> Kristeva, Julia, Leon S. Roudiez ed.,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trans.,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6.

文性，而更進一步涉及英國文壇和社會如何看待莎士比亞，以及如何將之視為英國重要文化記憶資產的深刻意涵。相形之下，文學作品一旦不合時宜，不符合後世社會情境需求，該作品也非常有可能遭到遺忘（這誠然是多數作品的宿命），不再繼承這項文化記憶資產。換言之，文學來世論嘗試分析一部文學作品的生命週期及其生命型態的變化，並且試圖追問：文學作品如何維繫自身對於讀者的意義？又如何在此過程當中介入複雜的社會、文本與跨媒介關係（*Memory in Culture*，頁 168）？文學記憶資產雖是經典，但倘若無法開展文學來世，記憶不復被記憶，生命無疑宣告終結。

如本文前言所述，埃爾梳理出三種探討文學來世的方法論——包括社會觀點、媒介文化觀點與文本觀點——不妨作為探討文學新生命的切入點。這一篇論文採用第三種方法論：文本觀點，此觀點試圖挖掘作品本身所蘊含的可實現價值。埃爾認為「一旦某一部作品比其他作品具備更高的可實現價值，那麼該作品就更容易被再次閱讀、改寫、跨媒介改編、進而引發持續討論」（*Memory in Culture*，頁 167）。埃爾舉了司各特（Walter Scott）的經典小說《撒克遜英雄傳》（*Ivanhoe*）進行說明。這一部作品之所以持續吸引人，原因有二，第一是它提供基本的敘事架構，讓人易於進入小說世界；第二是故事情節的曖昧模糊，讓讀者閱讀過程中能感受到困惑，進而產生不斷翻讀下去的樂趣。埃爾認為，這兩項特色看似矛盾對立，卻正巧可讓文學作品流露驚人的魅力，值得一讀再讀。簡單來說，依據文學來世論的文本觀點，讀者需仔細剖析某一部文學作品究竟具備何種文本特質，導致它可被重讀，進而持續發揮影響力；而另一些作品卻在時間長河的持續沖刷下遭到遺忘。與此同時，後續創作者如何善用文學記憶資產，批判性且選擇性挑選合適的前行世代傳承對象，並且從嶄新的社會文化脈絡重塑該作品的新生命，亦是文學來世論的關切要點。

接下來，我打算把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視為文學記憶資產的實際案例，分析這一首詩的衍生詩作。作家影響論和單一作品的影響係數不可劃上等號。楊牧影響楊澤、羅智成乃至於更年輕的千禧世代詩人，為後輩作家帶來如何超越前輩影響焦慮的難題，這屬於傳統作家影響論的討論範疇。單一作品的影響力則不同。當我們援引一件作品，我們不見得認識作家，我們的創作風格也

不見得受到該作家或該作品影響，比方說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 是很好例子。儘管後代作家不見得被荷馬影響，《奧德賽》及其衍生作品所型塑的文化記憶無疑值得留意。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衍生詩作的冒現，除了展現楊牧作為台灣文學記憶資產之外，也和衍生詩作浮上檯面的時代背景與世代脈動密切關聯，導致這些衍生詩作賦予楊牧原作截然不同的文學來世面貌，值得深入研究。

#### 四、〈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衍生詩作

自 1983 年開始，楊牧開始在《聯合報》書寫政治與社會評論專欄（後收錄於《交流道》<sup>18</sup>），這是他以往較少處理到的題材。1984 年發表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可說是這一系列現實感創作關懷轉向的具體見證。自從這一首詩發表以來，不但引發不小的社會共鳴，更出現為數不少的衍生詩作，這是台灣詩壇非常罕見的現象。以下我將說明衍生詩作的定義，並分析楊牧衍生詩作的特色。

我對衍生詩作的界定有以下四項準則。第一，從標題明顯可見改寫自楊牧的詩作，諸如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2010)<sup>19</sup>把楊牧原標題的「問我」，更動為「教我」。第二，詩作內容引用楊牧的詩句，且內容涉及正義論，如王麗華(1954-)〈我們只授業不傳道不解惑〉(1987)<sup>20</sup>嚴厲批判台灣墮落的政客與知識分子，且該詩第一句「所以孩子／當你問我有關公理正義的問題」，明顯援引楊牧詩句。第三，標題明確註明取材自、或致敬楊牧這一首詩作，如蕭宇翔(1999-)〈大夜與盲蛛〉(2022)<sup>21</sup>在副標標示這一首詩「取鏡〈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窗外的倒吊者」，具體說明這兩首詩之間的傳承關係。第四，衍生詩作內容並未呼應楊牧此詩的字句或關懷，但作者曾公開或私下提及受到楊牧此

<sup>18</sup> 楊牧，《交流道》(台北：洪範，1985 年)。

<sup>19</sup> 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收於洪淑苓編，《純粹：第十三屆台大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年)，14-17 頁。

<sup>20</sup> 王麗華，〈我們只授業不傳道不解惑〉，《台灣新文化》第 10 期(1987 年 7 月)，頁 72-76。

<sup>21</sup> 蕭宇翔，〈大夜與盲蛛〉，《人該如何燒錄黑暗》(新北：雙喜出版，2022 年)，頁 240-244。

詩作的影響，如陳昱文（1989-）表示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影響了他〈一封一封來自遠方的信〉（2022）<sup>22</sup>裡的韻律與音樂性的設計<sup>23</sup>。

根據上述原則，我在表 1 整理了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衍生詩作。

表 1：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衍生詩作

| 編號 | 作者  | 詩名              | 出版年代 | 出處                                                                    | 作者出生年 |
|----|-----|-----------------|------|-----------------------------------------------------------------------|-------|
| 1  | 王麗華 | 我們只授業不傳道<br>不解惑 | 1987 | 《台灣新文化》第 10 期                                                         | 1954  |
| 2  | 郭哲佑 | 音樂              | 2009 | 《間奏》(台北：風球，2009 年)                                                    | 1987  |
| 3  | 林欣曄 | 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    | 2010 | 《純粹：第十三屆台大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年)                                 | 千禧世代  |
| 4  | 陳克華 | 沒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幻覺   | 2011 | 《聯合文學》，第 317 期 (2011 年 3 月)，頁 110-111。                                | 1961  |
| 5  | 唐捐  | 有人問我念完博士能槓馬的問題  | 2013 | 《蚱哭蝻笑王子面》(新北：蜃樓，2013 年)                                               | 1968  |
| 6  | 廖偉棠 | 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 2014 | 陳大為、鍾怡雯編，《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 1：散文、新詩》(台北：九歌，2018 年)。原文發表於《明報》2014 年 3 月 5 日。 | 1975  |
| 7  | 柯蘿緹 | 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 2014 | 《歪仔歪詩 No.12》(宜蘭：賣田，2014 年)                                            | 1985  |
| 8  | 洪崇德 | 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 2014 | 《衛生紙詩刊+24：太陽花詩集》(台北：黑眼睛，2014 年)                                       | 1988  |

<sup>22</sup> 陳昱文，〈一封一封來自遠方的信〉，《還在》(新北：島座放送，2022 年)，頁 84-90。

<sup>23</sup> 卓純華，〈曾經那麼貼著我們又消失的故事：專訪陳昱文首部詩集《還在》〉，《文訊》第 448 期 (2023 年 2 月)，頁 79。

| 編號 | 作者   | 詩名               | 出版年代 | 出處                                                                                             | 作者出生年 |
|----|------|------------------|------|------------------------------------------------------------------------------------------------|-------|
| 9  | 盲牧   | 有人問我動與反動的問題      | 2015 | 未正式出版                                                                                          | 1997  |
| 10 | 徐佩芬  | 請容許我提出無關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 2017 | 《我只擔心雨會不會一直下到明天早上》(台北：啟明，2017年)                                                                | 1986  |
| 11 | 陳昱文  | 一封一封來自遠方的信       | 2022 | 《還在》(新北：島座放送，2022年)                                                                            | 1989  |
| 12 | 蕭宇翔  | 大夜與盲蛛            | 2022 | 《人該如何燒錄黑暗》(新北：雙麟，2022年)                                                                        | 1999  |
| 13 | 靈歌   | 聽說我們未來的今天        | 2022 | 《從容文學》第30期(2022年7月)                                                                            | 1951  |
| 14 | 俳句一行 | 有人寫給我公理和正義的註腳    | 2023 | Matters: <a href="https://matters.town/@haikuichigyou">https://matters.town/@haikuichigyou</a> | 不明    |
| 15 | 陳大中  | 告別好詩             | 2024 | 《吹鼓吹詩論壇》第56期(2024年3月)                                                                          | 1983  |

資料來源：主要參照「楊牧」臉書粉絲專頁 2016 年的貼文整理<sup>24</sup>。

從這個表格可觀察出幾個有趣的事實。第一，從創作主題來看，這些衍生詩作的關懷重點和楊牧作品不大相同，充分展現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文學來世面貌。楊牧這首詩敘述一名年輕人的認同掙扎。他的父親為外省人，母親是本省人，這一位跨族群通婚下的混血兒敘述者勾勒出戰後台灣社會擺盪在中國認同與日本殖民記憶之間的認同政治複雜性。因此，這一首詩雖以公理和正義為題名，提出一連串關於正義的困惑，實際上更關注混雜身分認同的艱難。關於這首詩題目和內容之間的矛盾，黃麗明提出她的有趣詮釋，「文化交混（hybridity）及其對身分認同的影響問題，倘若忽略不表的話，關於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將無從解答」<sup>25</sup>。換言之，楊牧詩作反映八〇年代台灣社會對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等認同課

<sup>24</sup> 這一份表格主要參照「楊牧」臉書粉絲專頁整理的七首詩，以及我個人判斷應該納入的晚近六首相關詩作。我另感謝林宇軒補充郭哲佑與徐佩芬的兩首詩作。「楊牧」臉書粉絲專頁可參見：不著撰者，未標題名，（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YangMuThePoet/posts/pfbid02ehoZMhMqqB65zbDpoc9hCFDEt3oGqzpwMnj8xvqaKpd7igEv5VHhq2HrJwmu9dn5l>，2023年11月5日）。

<sup>25</sup> 黃麗明（Lisa Lai-Ming Wong）著，詹閔旭等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台北：

題的思辨。相較於此，衍生詩作的創作主題大相逕庭。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描寫陳文成命案、廖偉棠〈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刻劃反送中運動、洪崇德〈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描寫太陽花學運，這些作品帶有強烈的政治使命，積極介入社會正義的實踐，呼應具體社會事件和政治倡議行動，直接觸及正義、公理、為弱勢發聲等社會議題，不再局限於個人身分認同。

第二，從發表年代來看，2010 年以前只出現一首衍生詩作，其餘衍生詩作皆自 2010 年以後陸續發表，描繪出這一首作品生命型態的變化軌跡。何以 2010 年會出現如此眾多的衍生作品呢？我認為這和社會運動激增有關。根據「資料思潮」的統計資料顯示，李登輝總統主政的 1993 年是台灣社會運動最高峰，第二高峰是馬英九總統主政的 2010 年：

2010 年這年，有一個明顯的社運抗議次數高峰，那年有國光石化、苗栗華隆關廠工人、苗栗大埔土徵朱阿嬪喝農藥自殺……等等，社會運動抗爭全台遍地開花。前有 2009 年野草莓學運抗議集會遊行法修正，後有 2011 年海協會陳雲林來台，使得 2010 年的台灣社會度過相當不平靜的一年。<sup>26</sup>

換言之，2010 年不只是〈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陸續獲得改寫的起點，更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高峰之一。儘管表格所列的衍生詩作並未書寫到 2010 年當時發生的任何一起社會運動，但我認為彼時台灣社會風起雲湧、或大或小的各類抗議運動，大幅度提昇台灣民眾對公理和正義概念的興趣。麥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在 2011 年引起廣大迴響與討論，正好佐證台灣社會的正義熱。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重獲肯定恐怕也不意外。無論如何，楊牧這一首詩八〇年代中期創作的詩作在 2010 年突然出現為數甚多的衍生詩作，此變化呼應埃爾提到的，文學的來世自其生命型態的變化（*Memory in Culture*，頁 168）。

洪範，2015 年），頁 48。

<sup>26</sup> 資料思潮，〈20 年街頭陳抗統計趨勢圖告訴我們的事〉，（來源：<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565>，2023 年 11 月 5 日）。

最後，從衍生作家的創作世代來看，嬰兒潮世代（1946-1964）共三位作家，X 世代（1965-1979）共兩位，千禧世代（1980-1996）共九位。因此，可見千禧世代作家對於這一首詩的興趣顯然高於前一世代。我認為主要原因和千禧世代作家普遍關注正義、公平、民主等概念密切有關<sup>27</sup>。湯舒雯認為，台灣文壇在 2010 年代之後浮現一種「轉型（期）正義審美」的新興美學：主動尋思『由文學賦予正義』的途徑，最顯著的表現，即以鮮明的台灣島史觀，積極在虛構中賦權（empower）台灣史上政治、種族、性別和階級等方面的弱勢群體」<sup>28</sup>。換句話說，文學不再只具備美學價值，更是思辨正義、落實行動主義的重要媒介。而她強調，千禧世代正是最具體落實轉型（期）正義審美的作家群。

我在上一節整理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衍生詩作與這些詩作主要產生的背景。接下來的論述重點將放在這一些作品所呈現的正義論述，檢視不同年代作品對於正義的思考與期待。我將把正義分成三種類別，分別包括分配正義、轉型正義、結構不正義。由於接下來的分析將聚焦正義論述，因此較不涉及此議題的詩作將不納入討論，如唐捐〈有人問我念完博士能槓馬的問題〉、蕭宇翔〈大夜與盲蛛〉等。

## 五、類型一：分配正義

當代西方學界有關正義論述的經典著作和理論基礎首推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這一本書蘊含自由主義底蘊的政治哲學專論，試圖回應多元主義社會情境底下的資源分配正義困境。對羅爾斯而言，正義的核心內涵是「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也就是以平等的心態分派

<sup>27</sup> 我在國立金門大學與楊牧研究中心主辦的楊牧國際研討會初次宣讀這篇論文時，邱貴芬則提出不同的切入點，她強調這也和楊牧學在二千年代以後的典律化有關。楊牧在九〇年代中期推動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日後東華大學成立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創英所，2000-2010）、華文系（2010-），一方面積極培育年輕世代創作者；另一方面，東華大學也在 2013 年成立楊牧書房與楊牧文學講座，獎勵文學創作與研究，此時間點適逢千禧世代作家邁入大學就讀的階段。以表 1 的作家來看，東華大學畢業生就占了四位，包括柯蘿緹（東華創英所）、陳昱文（東華中文系）、蕭宇翔（東華華文系）、陳大中（東華中文系）。

<sup>28</sup> 湯舒雯，〈「轉型（期）正義美學」：臺灣千禧世代的時空錯位歷史書寫〉，收於陳芷凡等主編，《臺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 年），頁 50。

基本權利、義務、社會利益與資源<sup>29</sup>。羅爾斯主張，以公平為內涵的正義具有兩項基本原則：第一項原則要求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能達到平等。然而，公平分配通常只是理想。因此，羅爾斯提出第二項原則，他認為面對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諸如財富不均——必須對社會裡地位最不利的成員提出補償性措施，才是公正的<sup>30</sup>。美國針對弱勢種族的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就屬於羅爾斯所定義的正義。

回到楊牧衍生詩作正義觀的討論，分配正義式的詩作出現在比較早期的階段，且創作者通常屬於戰後嬰兒潮世代詩人。1954年出生的王麗華〈我們只授業不傳道不解惑〉便屬於羅爾斯的分配正義觀。王麗華詩作偏好以諷刺手法描寫政治利益薰心而扭曲的人心，作品發表於《笠》、《文學界》、《臺灣文藝》等台灣本土立場鮮明的刊物。〈我們只授業不傳道不解惑〉的發表時間距離楊牧原作非常接近，但相較於楊牧採取較為疏離的姿態，王麗華的政治態度十分明確，嚴厲批判國民黨御用學者的醜陋嘴臉：

所以孩子  
當你問我有關知識份子的問題  
我真不知從何說起  
其實這是小學生的雞免問題  
同時也是成年人的應用問題  
如果你願意  
可以學習那些漢子  
做個名嘴吃遍海峽兩岸的宴席  
然後打打飽嗝抹抹油嘴<sup>31</sup>

<sup>29</sup>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

<sup>30</sup> 同註 29，頁 13。

<sup>31</sup> 王麗華，〈我們只授業不傳道不解惑〉，《台灣新文化》第 10 期（1987 年 7 月），頁 73。

王麗華用名嘴、打飽嗝、抹油嘴等詞彙形容國民黨御用學者。傳統知識分子理應肩負起抵抗威權，勇於向權勢說真話的角色。然而，王麗華筆下的黨國御用學者不但沒有發揮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反而成為國民黨政府傳聲筒，極力為政府統治的合理性護航。她甚至使用非常嚴厲的批評：「我們有一大批博士級的食客／隨時準備為大有為的政府舔舐沾滿糞便的屁股」<sup>32</sup>。另一方面，這一批博士級食客更私下勤跑中國，吃遍各地山珍海味，試圖在兩岸間建立影響力。在中國土地上，用台灣人民的辛苦納稅錢，吃遍美味，直說是有助於刺激中國經濟：「回歸外匯存底四百億的鄉里／請大方的享用台灣人胼手胝足的／萬萬稅」<sup>33</sup>。這一首詩批評台灣黨國御用學者占據大把資源，且把資源進行不正義的分配，把所有好處通通傾斜向外匯存底相當豐厚的中國。

王麗華這首詩充分發揮分配正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把社會劃分為具有資產者（博士級食客、外匯存底四百億的中國）以及資產弱勢者（台灣人胼手胝足的／萬萬稅）。王麗華明顯站邊資產弱勢者，為其發聲。我認為這樣的思維可說是八〇年代以後台灣常見的中心 vs. 邊緣的意識型態對壘，並且把此種加害者與受害者邏輯連結到中國之於台灣的關係。

陳克華〈沒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幻覺〉則反批上述分配正義反倒造成社會對立益發嚴重，尤其 2000 年以後台灣媒體的嗜血效應往往放大了受害者的不利處境。陳克華寫道：

螢光幕上定時出現的  
愁苦忿憑的臉孔 職業性底正義充滿  
受害者家屬代表  
擅於下跪申冤涕泗縱橫和求償  
向著每個電視機前失神的眼球  
掏挖眼淚和憤恨：「還有什麼比人性裡的恨

---

<sup>32</sup> 同註 31，頁 74。

<sup>33</sup> 同註 31，頁 74。

更輕而易舉……」——<sup>34</sup>

陳克華批評受害者家屬所訴諸的正義屬於「職業性底正義」，反諷這些家屬放自身受難經驗，藉此爭取更多資源。儘管陳克華這一首詩批判正義過度彰顯弱勢的處境，看似批判分配式正義，但這一首詩實際上也展現出分配正義的思維。以往分配正義指的是資產的分配，陳克華這首詩指的則是媒體發聲資源的分配。

恨得不夠不夠太不夠的我們  
只能汲汲向歷史的縫隙掏挖  
要在不公不義的集體墳場裡出土  
更多可製成武器的白骨與陶片<sup>35</sup>

根據陳克華的敘述邏輯，當他所批判的受難者獲得更高的媒體關注度，把弱勢處境可以兌換成武器，把下跪伸冤兌換成補償媒體關注，這些受難者其實是陳克華搖身一變為（具有媒體聲量和社會關注的）資產階級。社會上所謂的受難者成為陳克華筆下的加害者，反之亦然。正是在此層次上，陳克華同樣呼應羅爾斯的正義觀。羅爾斯所謂的分配正義指的是物質性資產分配，而陳克華批評的則是媒體關注度分配，兩者同樣是居於分配不均下所產生的正義思維。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兩位戰後嬰兒潮世代詩人的分配正義創作具有以下幾點特色：第一，詩作往往傾向營造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二元對立。第二，加害者具有明確指涉對象，王麗華詩作指的是黨國御用學者，陳克華詩作指的是飽獲媒體聲量的政治受難者。第三，這些詩作關心的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試圖為詩人所捍衛的弱勢方發聲，藉此落實正義。然而，我必須提醒，無論是王麗華把統派學者刻劃為既得利益者，或是陳克華將政治受難者比附為職業演員，詩人往往為了突顯自身的正義立場，選擇把對立面突顯為強權。換

<sup>34</sup> 陳克華，〈沒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幻覺〉，《聯合文學》第317期（2011年3月），頁110。

<sup>35</sup> 同註34。

言之，分配正義所映照的正義觀絕非先驗、不可顛覆的，而隱含詩人特定的意識型態<sup>36</sup>。

## 六、類型二：轉型正義

第二類型是轉型正義的詩作，呈現出與分配正義截然不同的正義觀。亞洲、非洲、南美、東歐等地獨裁國家在八〇年代相繼垮台，如何面對威權遺產成為不少新興民主化國家的共同爭議，致使轉型正義成為當代文化界與學術界的重要挑戰<sup>37</sup>。儘管楊牧衍生詩作裡只有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以陳文成命案為主題，呼應轉型正義關懷，但由於此一主題深具時代意義，因而值得特闡論述空間。

陳文成曾任職於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長期關注台灣民主運動發展。1981年返台期間，遭到警備總部約談，隔日被人發現陳屍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旁，史稱陳文成命案。林欣曄以陳文成命案為骨幹，創作出〈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首詩在取材與結構設計皆近似楊牧詩作：

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  
寫在污血勾勒人形上，潦草而曲折  
一隻血印脫落於問號底端，我拿放大鏡靠近  
觸摸到他略帶油墨氣味的溫度  
溫度中有些泛黃，約莫二十年左右的距離<sup>38</sup>

轉型正義是一種回訪歷史的行動，因此這首詩出現不少命案現場會出現的詞彙，「拿放大鏡靠近」、「翻閱、辨識」、「顯微鏡」、「手術刀解剖」，彷彿帶領讀者重

<sup>36</sup> 這一點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

<sup>37</sup> 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路〉，《思想》第2期（2006年9月），頁3。

<sup>38</sup> 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收於洪淑苓編，《純粹：第十三屆台大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14。

新調查陳文成命案的真相。與此同時，詩人反覆標示「二十年左右的距離」，有效拉出當下與過去的距離，更加突顯出淹沒在歷史塵埃之間的不公不義。值得注意的是，從楊牧的「問我」，到林欣曄的「教我」，具體指出楊牧原詩和林欣曄衍生詩作截然不同的敘述觀點。楊牧詩作敘述者扮演了老師的角色；相形之下，林欣曄詩作的敘述者則比較接近學生，重新走進命案現場，向死者，向歷史，向未被彰顯的正義學習。

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勾勒出轉型正義的思維，這和前一節所述的分配正義詩作不大相同。轉型正義一詞通常指的是經歷威權統治與解嚴之後的社會，試圖面對並且解決政府過往諸多不義之舉的一系列措施，諸如賠償、公開致歉、特赦、真相調查會等。墨非（Colleen Murphy）強調，轉型正義是一種獨特的正義，不該和復仇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或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混為一談<sup>39</sup>。復仇正義主張衡量加害者的罪行程度，予以施加相應的痛苦。矯正正義則關注如何幫助受害者恢復到遭遇不義行為之前的狀態，讓受害者身心健全。然而，轉型正義的核心精神不是究責加害者，亦非治療受害者，而是追尋如何轉型成一個公理與正義社會的契機<sup>40</sup>。換句話說，假若分配正義詩作批判資源分配不均，林欣曄這首轉型正義詩作則捨棄復仇心態，轉而打造一個更公義的社會：

長安和日頭哪個遠？他們都說，「海最遠。」  
 有人一輩子也到不了，那個被海洋凝視的自己  
 祇知道不在家的爸爸都去捕魚了，有的則被魚補去  
 留給他們二十年後再花二十年也補不好的網  
 路，沒車可塞卻也塞不下寬容和理解  
 最後連希望跟他也塞不進去<sup>41</sup>

<sup>39</sup> Murphy, Colleen,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60.

<sup>40</sup> 同註 39。

<sup>41</sup> 同註 38，頁 15。

這一段描寫宛如殘酷童話。詩人透過「捕魚」和「被捕」描寫台灣戒嚴時期風聲鶴唳的政治風氣，人人隨時可能因為牴觸國家公權力而消失，而留下來的政治受難者花一輩子修補殘破的網。這一張網指的是身為政治犯遺族而破碎的人際網絡，指的是缺了一角的家庭關係，更是重新建立社會連結的呼籲。因此，詩人強調寬容、理解、希望等關鍵詞，以期突顯轉型正義作為一種正義論實踐的具體目標。換言之，分配正義詩作突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二元對立，這一首詩卻沒有呼籲嚴懲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而是把戰場拉到寬容、理解和希望，藉此帶出對於朝向更加公義社會的渴望。

因此，這首詩的結尾非常有力量，它詢問陳文成命案的意義究竟是「成就一篇墓誌還是一首詩重要？」對詩人而言，或許兩者皆非，更重要的應是「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在這裡，公理和正義轉化成為對理想社會的渴望。墨非強調，轉型正義所追求的社會變革應該被理解為關係性轉變 (relational transformation)，也就是打破以往人民不信任政府，人民之間彼此對立、猜忌的惡性循環，從而改變人際網絡裡的關係：「關係性轉變改變了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官員之間的政治互動條件」<sup>42</sup>。此種尋求更美好社會的變革模式，方寄託了轉型正義作為一種正義的獨特內涵。

## 七、類型三：結構性不正義

我在上面討論了正義論的兩種內涵，分配正義與轉型正義。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衍生詩作所呈現的正義觀並不屬於上述兩種正義論，而更接近艾莉斯·楊 (Iris Marion Young) 所謂的結構性不正義，企圖從結構層面檢視正義所涉及的相關議題。艾莉斯·楊嚴厲批評羅爾斯的分配式正義論過度強調物質性財貨的均等配置 (結果)，而未能正視決策過程、程序政治、意識型態與文化等社會關係與壓迫結構所扮演的影響力 (原因)<sup>43</sup>。艾莉斯·楊對於正義的詮釋恰好呼應〈有

<sup>42</sup> 同註 39，頁 119-120。

<sup>43</sup> Young, Iris Marion,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1.

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多數衍生詩作的關切，揭示二十一世紀初台灣社會對於正義的理解：重新檢視結構性不正義。

洪崇德〈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是非常典型的作品。由於不滿台灣政府與中國簽訂貿易政策，以年輕世代領軍的運動者在 2014 年 3 月 8 日起占領立法院將近一個月，史稱太陽花運動。洪崇德這首詩正是太陽花運動的文學創作。有別於楊牧作品描寫一位長輩收到青年來信，洪崇德站在青年立場，採用第一人稱觀點。整首詩的對話性極強，甚至接近質問的姿態：「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寫在一張蒼白的紙條上頭」<sup>44</sup>。紙條是訴求，蒼白是青年世代無力的悲哀。這首詩所欲求的正義為何呢？

請讓我問及一個問題，這關乎

公理與正義：「如何將所學奉獻於社會？」

四年修過的學分從律法到國際視野（熟讀三民主義

分得清 ECFA 和 FTA）經濟學分和行政程序談不上專業

對服貿的利弊仍有遲疑（本會期通過否則黨紀處分——）

教授，我想問：外交協議能否先做再評估<sup>45</sup>

這一段呈現青年世代發起太陽花運動的緣由。詩作裡的年輕敘述者熟讀法律、國際政治，也深知立法院行政程序的運作。當具備相關知識的年輕敘述者目睹政壇現實與學理之間的衝突，促使他向資深教授提問：「外交協議能否先做再評估」。這一個問題當然已有答案：「不能」。換言之，提問的用意是表達立場，同時也指出青年敘述者的民主素養，他對於行政程序不完備的質疑，並且批評原本應以全民福祉為優先的代議政治遭到政黨盤算介入（「本會期通過否則黨紀處分」）。

我們把這一首詩和前述王麗華〈我們只授業不傳道不解惑〉並讀，可發現兩首詩呈現截然不同的正義觀。我前面提到，王麗華詩作主要批判台灣政客坐擁龐

<sup>44</sup> 洪崇德，〈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收於鴻鴻主編，《衛生紙詩刊+24：太陽花詩集》（台北：黑眼睛文化，2014 年），頁 38。

<sup>45</sup> 同註 44。

大資源，卻又投機賣台的行徑。洪崇德這一首詩則充分彰顯決策的不正義。王詩的批判對象是具有特定面貌的加害者，而洪詩則是較為空泛的權力結構，這是晚近非常重要的正義觀內涵。艾莉斯·楊主張，哪一些人可以獲得決策權以及制定決策規則屬於決策正義的一環，這是討論正義結構不可忽視的面向。制定決策的人不見得是最有錢的人，但這些人的決策往往會影響數以百萬人的生計，因此決策正義需要納入正義觀的相關討論。以經濟作為例子，我們的討論重點不是誰擁有比較多的財富和收入（這是分配正義的思維），而是哪一些「結構及程序給了某些人決定投資、生產、行銷、雇用、利率及薪資的權力」<sup>46</sup>。洪崇德這一首詩亦然。對詩人而言，正義的實踐重心並非臧否某一位政治人物，而應把關懷投射到更大的行政程序、代議制度的運作等結構面是否真正發揮正義的功效。換句話說，這首詩青年敘述者所對抗的真正敵人或許是龐大而面目模糊的社會結構：「那樣無知、軟弱地面對一個時代／的法律、經濟和國家定位」<sup>47</sup>。

有趣的是，當洪崇德把正義抬升到更大的結構性不正義時，加害者 vs. 受害者的二元結構頓時失去詮釋效果，因為一切皆壟罩在結構陰影底下。王麗華詩作大力批判政客，洪崇德的詩則沒有看到任何一位負面人物。詩裡對話的對象是一名老教授，但詩人並未使用任何諷刺、批判、憤恨的語氣描寫這一位長者，反而採取充滿禮貌的溝通模式，而且口吻隨著詩行的推進是越來越友善：「我要問你」、「請容我問及一個問題」、「親愛的教授」。這呼應我前面提到的，這首詩對於正義的理解跳脫加害者 vs. 受害者的二元對立，如何修正制度性與結構性的不正義才是詩人真正關切的命題。換言之，洪崇德沒有花費太多篇幅描寫加害者的面貌，而是反思公民的責任：「我想問：是否公民的參與只在投票時有制裁／一個人既是學生就不需理會公民的責任？」<sup>48</sup>。

柯蘿緹〈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的正義觀同樣蘊含對世代認同、社會結構與公民意識的警醒。此詩第一句揭示青貧世代的薪資困境：

<sup>46</sup> 同註 43，頁 61。

<sup>47</sup> 同註 44。

<sup>48</sup> 同註 44。

昨天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你說，這個月的薪水好像還沒領  
 但你確定明天過後，明年後年  
 的這個月還有薪水可以領嗎？<sup>49</sup>

詩作一開始提到公司遲發薪資，但敘述者並未繼續批判公司，而是更進一步提出他更深層的擔憂：與其害怕薪水遲發，他更害怕被裁員、害怕失業，害怕明年連薪水都無法領。換句話說，如果遲發薪水是個別公司的問題，這首詩替讀者勾勒的是受僱者身處在高失業率、低就業率社會裡不得不妥協的困局。整首詩瀰漫揮之不去的無奈感，因為敘述者清楚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不是一間公司，毋寧更是不友善的就業結構與整體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僵局。當敘述者深知自己面對不義結構，伸張公理與正義顯得過分天真：「你說公理與正義／就像灑在大海裡的鹽，不多你這一點／也不少你這一點」<sup>50</sup>。結構過於龐大而難以顛覆，導致所謂的抗爭意識「都消溶於安分與冷漠」<sup>51</sup>。綜合來說，正義不只是如何增加或按時領取個別受僱者的薪資。柯蘿緹這一首詩從更大的就業環境勾勒出青年世代困境，試圖提出實踐結構性正義並不是一件易事，清楚標舉出詩人的正義觀內涵。

除了上述詩作，許多衍生詩作對正義的理解也扣合到結構性不正義，尤其是高壓政權帶給個人更為侷限的生存空間。廖偉棠〈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闡述香港近十年越來越緊縮的自由空間，以烏鴉縫製天幕暗示難以逃離的政治鐵幕：「他們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們才剛剛長大』」<sup>52</sup>。香港的政治結構變化是這首詩的書寫重點，直指當地司法制度與行政體系失能的困境。陳大中〈告別好詩〉則以台灣的跨語世代為描寫對象，跨語世代面對台灣政權轉移，國語從日語變為華語，頓時失去發揮空間。「和他同歲的阿

<sup>49</sup> 柯蘿緹，〈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收於歪仔歪詩社編，《歪仔歪詩 No.12》（宜蘭：賣田出版，2014年），頁234。

<sup>50</sup> 同註49，頁235。

<sup>51</sup> 同註49，頁236。

<sup>52</sup> 廖偉棠，〈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收於陳大為、鍾怡雯編，《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1：散文、新詩》（台北：九歌，2018年）。原文發表於《明報》2014年3月5日。

山仔有人成為了大詩人／和他同鄉但更年長的詩人學習十餘年『國語』／比葉珊還晚出詩集」<sup>53</sup>。陳大中詩作的跨語世代作家同樣面臨一種結構性的不正義。在這些作品裡不存在單一敵人、單一加害者、單一擁有較多資源者，這些詩作試圖勾勒的是社會結構裡的失衡景況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受到影響。這正是正義論所需納入的思維。

## 八、結論

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是當代最受矚目也最難以迴避不談的作品之一。何以這一首詩的影響力如此巨大？崔舜華認為，那是因為公理與正義「永恆地存在我們的生命裡，像詩裡所寫的『一封不容增刪的信』。」<sup>54</sup>崔舜華的說法不能算錯，但小看了正義這個概念的複雜性，甚至無限上綱正義的神聖性。首先，正義不見得永恆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五千年前的人並不把正義視為最高美德，一如民主、自由、平等都是相當現代的概念。其次，即便置身正義論述普及的當代，不同世代、性別、種族、教育背景的人對正義的理解及其內涵亦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有些人在意財產分配平衡，有些人則更著重程序運作的正義性，有些人則希望透過正義展望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樣態。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衍生詩作恰好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正義觀，展現正義論的迥異內涵，應可為明證。總的來說，我嘗試主張，何謂公理？何謂正義？並沒有標準答案，反而成為爭論不休的議題。更極端一點說，全球社會近年來針對公眾人物不符合正義的言論或行為加以抵制，產生所謂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正好突顯「正義」既是充滿反思性的基進力量，「正義」亦有可能淪為輕盈、淺薄、煽情的民粹口號。因此，我們有必要細膩梳理不同正義大旗底下的細緻紋理，方能一探不同世代對於正義的想像與期待。

<sup>53</sup> 陳大中，〈告別好詩〉，《吹鼓吹詩論壇》第56期（2024年3月），頁66。

<sup>54</sup> 崔舜華，〈有人一生都活在你的陰影裡——念有貓貓的楊牧〉，（來源：[http://p-articles.com/critics/1444.html?fbclid=IwAR2aLQF11bN6GBGM85yzoxKHd9itwTdtC-U5bLHJDCh\\_AyMQXKQYgDmwtDA](http://p-articles.com/critics/1444.html?fbclid=IwAR2aLQF11bN6GBGM85yzoxKHd9itwTdtC-U5bLHJDCh_AyMQXKQYgDmwtDA)，2023年11月5日）。

話說回來，這一篇文章剖析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衍生詩作的正義論，我的目的更希望主張把衍生作品視為一種文學來世的型態。學界已有楊牧影響研究，分析楊牧對不同作家如楊澤、羅智成造成的影響，但針對單一作品的生命週期流變呈現猶有不足。本文主張，文學作品自有生命週期。楊牧在八〇年代完成〈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這一首詩作，遲至 2010 年代才因應台灣社會變化激盪出為數不少的衍生詩作，充分展現文學作品的來世思考。這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件。當不同創作世代審度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提筆寫下各自對於正義的期許與想望，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的文學來世方能成形。這一首詩作開啟的文學來世景觀，引領讀者思考楊牧詩作綿長而充滿變化的生命型態。這一股變化趨勢應該仍會賡續下去，值得密切留意。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邱貴芬，《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年）。

歪仔歪詩社編，《歪仔歪詩 No.12》（宜蘭：賣田，2014年）。

洪淑苓主編，《純粹：第十三屆台大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

陳大為、鍾怡雯編，《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1：散文、新詩》（台北：九歌，2018年）。

陳芷凡等編，《臺灣文學的來世》（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

陳昱文，《還在》（新北：島座放送，2022年）。

黃麗明（Lisa Lai-Ming Wong）著，詹閔旭等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台北：洪範，2015年）。

葉步榮等著，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台北：時報，2020年）。

楊牧，《交流道》（台北：洪範，1985年）。

鴻鴻主編，《衛生紙詩刊+24：太陽花詩集》（台北：黑眼睛，2014年）。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Erll, Astrid, Sara B. Young trans., *Memory in Cultur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Kristeva, Julia, Leon S. Roudiez ed.,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trans.,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Murphy, Colleen,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oung, Iris Marion,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二、期刊論文

石曉楓，〈從大肚山到西雅圖：楊牧散文的浪漫主義巡禮〉，《政大中文學報》第 38 期（2022 年 12 月），頁 179-207。

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路〉，《思想》第 2 期（2006 年 9 月），頁 1-34。

余佳燕，〈論楊牧譯洛爾伽詩的動機及意義〉，《台灣文學學報》第 37 期（2020 年 12 月），頁 103-122。

林宇軒，〈臺灣當代網路詩社群研究：以「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為例〉，《臺灣詩學學刊》第 39 期（2022 年 5 月），頁 7-50。

袁仁健，〈再造現代散文：從文體規範論楊牧編選《現代中國散文選》的範式建構與影響〉，《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40 期（2019 年 5 月），頁 127-144。

奚密，〈楊牧：台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台灣文學學報》第 17 期（2010 年 12 月），頁 1-26。

奚密，〈鑄琢之名：楊牧詩中的希臘與羅馬〉，《台灣文學學報》第 37 期（2020 年 12 月），頁 3-35。

陳正芳，〈葉珊與羅卡的抒情共振：以《西班牙浪人吟》為本的跨文化研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6 期（2023 年 4 月），頁 49-51、53-84。

陳俊啟，〈尋找終極的精神故鄉：楊牧文學觀中浪漫、現代、古典及傳統的融會〉，《成大中文學報》第 79 期（2022 年 12 月），頁 195-232。

須文蔚，〈楊牧學體系的建構與開展研究〉，《東華漢學》第 26 期（2017 年 12 月），頁 209-230。

須文蔚，〈楊牧臺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東華漢學》第 32 期（2020 年 12 月），頁 341-377。

### 三、雜誌文章

王麗華，〈我們只授業不傳道不解惑〉，《台灣新文化》第 10 期（1987 年 7 月），頁 72-76。

卓純華，〈曾經那麼貼著我們又消失的故事：專訪陳昱文首部詩集《還在》〉，《文訊》第 448 期（2023 年 2 月），頁 78-80。

林宇軒，〈「臺灣當代詩人之影響調查」結果表格〉，《吹鼓吹詩論壇》第 51 期（2022 年 12 月），頁 182-186。

陳大中，〈告別好詩〉，《吹鼓吹詩論壇》第 56 期（2024 年 3 月），頁 65-68。

陳克華，〈沒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幻覺〉，《聯合文學》第 317 期（2011 年 3 月），頁 110-111。

### 四、電子媒體

不著撰者，未標題名，（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YangMuThePoet/posts/pfbid02ehoZMhMqqB65zbDpoc9hCFDEt3oGqzpwNj8xvqaKpd7igEv5VHhq2HrJwmu9dn5l>，2023 年 11 月 5 日）。

不著撰者，〈每天為你讀一首詩〉，（來源：<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4 年 12 月 5 日）。

崔舜華，〈有人一生都活在你的陰影裡——念有貓貓的楊牧〉，（來源：[http://p-articles.com/critics/1444.html?fbclid=IwAR2aLQF11bN6GBGM85yzoxKHd9itwTdtC-U5bLHJDCh\\_AyMQXKQYgDmwtDA](http://p-articles.com/critics/1444.html?fbclid=IwAR2aLQF11bN6GBGM85yzoxKHd9itwTdtC-U5bLHJDCh_AyMQXKQYgDmwtDA)，2023 年 11 月 5 日）。

資料思潮，〈20 年街頭陳抗統計趨勢圖告訴我們的事〉，（來源：<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565>，2023 年 11 月 5 日）。

